

杜家福 著

看谁咬得过谁

《变脸》与“变脸”

我家原有一条狗

“一两三四”

满处争演孔繁森

给“小剧场”泼点冷水

集腋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集腋集

杜家福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腋集/杜家福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5

ISBN 7-5039-2513-2

I.集… II.杜… III.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7670号

集腋集

著 者 杜家福

责任编辑 董瑞丽 胡 晋

责任校对 崔建文

装帧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513-2/I·1176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感悟人生

- 看谁咬得过谁3
- 《变脸》与“变脸”5
- 我家原有一条狗7
- 女人永远缺件衣9
- 门前是自由市场11
- “一两三四”14
- 怀念厂甸17
- 春节杂感19
- 电脑“一根儿筋”22
- “打的”·服装·厕所及其他24
- 曹雪芹作假画?27
- 李煜·李白·郭启宏29
- 也说“文人下海”31
- 也说“宽容”33
- 从川剧《潘金莲》说开去36
- 从“儿童不宜”说开去39

指点艺坛

- 精品和精品意识43
- 满处争演孔繁森47
- 话剧到底怎么啦?49
- 思考“小剧场”
- “‘98小剧场戏剧研讨会”侧记52
- 一个值得关注现象的背后57
- 今日缘何说“风月”60
- 给“小剧场”泼点冷水66
- 感谢苏民74
- 一个美丽真实的谎言
- 读《泰坦尼克号》79
- 志愿者联合会·《因为有爱》·国际志愿者年82
- 关于“戏曲电视剧”87
- 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神韵95
- 关于戏曲前途趋势的思考108
- 从重拍《大闹天宫》说开去127
- 晚会名称改得好130
- 关于《图兰多》与《杜兰朵》的思考132

冷眼观剧

现代流民图

- 话剧《野草》感言139
- 一出饶有兴味的心理分析剧
- 话剧《危情夫妻》观后144

一个现代寓言故事

——读话剧《北京大爷》……148

斯特林堡和他的《朱丽小姐》……151

欢迎！迟到的斯特林堡……156

死水如何荡微澜

——评话剧《死水微澜》……158

好啊，新北大荒人

——话剧《北京往北是北大荒》《女大十八变》观后……161

细节的真实掩盖整体的不真实

——谈《皇城根儿》在人物塑造上的失误……165

年年难过年年过

——漫议话剧《疯狂过年车》……169

小品《追星族》及其他……172

平凡人的不平凡

——电视剧《平和凡的故事》观后……175

面对下岗的窘境

——评话剧《工人世家》……178

《雨过天晴》意未尽……180

《窒息》，不仅是窒息……183

我看《英雄无语》……185

“一迷儿自逞心胸”

——洪升《长生殿》中杨玉环性格悲剧议……189

记者生涯

辛勤五十载 暮年赤子情

——《翁偶虹编剧生涯》读后……199

思索·追求·实践

——访著名话剧导演徐晓钟 ……202

弥合“断裂”的人

——访川剧女作家徐棻 ……205

急、憨、粗、痴，寤迷三道

——朋友眼中的朱晓平 ……208

萍踪觅彩漫行文

——记著名晋剧小生郭彩萍 ……221

横刀立马欲“折梅”

——记晋剧刀马旦高翠英 ……229

从北京前门到美国纽约

——记美籍华人画家和芝圃 ……235

从沂蒙山走出的画家 ……256

我读张兰阁 ……258

欲哭无泪

——读朱晓平《福林和他的婆姨》 ……261

如听仙乐耳暂明

——“艾兵京胡演奏会”有感 ……263

写意画撷谈 ……266

《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及其他 ……273

戏曲《白蛇传》欣赏

——兼谈小青性格形象 ……279

发刊词 ……286

感悟人生

集腋集

丁巳年

看谁咬得过谁

甲某，旗人，祖上为王府中蚰蚰把式。遗传因子作祟，平生酷爱斗虫之戏。一年秋，甲某得大虫一条，重约八厘，头大躯健，牙利夯壮，须坚如戟，鸣若铜钟——真良种也！甲某爱不释手，决不轻易示人。饲以蟹黄，养于名罐，以挨“秋斗”夺魁。

“大将军”大赛临近，甲某摩拳擦掌，志在必得！每每对其大虫语：“爷们儿！这回可是要看你的了。”大虫似颇解主人意，长腰伸腿，涮牙捋须，一派大将出征之象，继而振翅长鸣，声震屋瓦，似说：“爷们儿，赌好儿呗您哪！”

是日，四九城蟋蟀玩家各携所蓄珍虫，云集前门外打磨厂蚰蚰局，准备厮杀。众人早知甲某藏有异种，此日却迟迟不见其露面，都觉索然。忽闻门外锣鼓声喧，喜乐高奏，但见甲某手捧前朝宫中名罐戛金盆，衣冠鲜亮，踌躇而入。众哗然，纷纷要一睹大虫风采。甲某微微然一笑，开罐以虫示人，众人一见之下，皆愕然，半晌无语，倒抽凉气，一人喃喃曰：“吾命休矣……”一人奋然曰：“吾有金头大王，鹿死谁手，未可尽知！”于是，斗虫始焉。

大虫果然不负主人重望，一路斩将夺关，越战越勇，直杀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但见：

败须残翅满天飞，
折牙断腿一大堆。
借问王者今何在？
振翅高呼“舍我谁”！

大虫凯歌长鸣，主人哈哈大笑，席卷全部彩头，高举“大将军”奖状，恭请神虫归位，一路吹打而去。

归家后，甲某仍兴奋不已，将神虫拿出，回味把玩。忽闻街中有促织声，乃手托“子玉罐”信步出门，见是里巷顽童正做斗虫游戏，不禁上前观之。甲某见盆中小虫须残牙细，羸弱无力，乃笑出己虫曰：“你们那也叫蚰蚰儿？让你们见识见识！”开盖处，只见“大将军”奋力一跳，竟跳至那小虫身边，追逐小虫绕盆鼠窜。甲某不禁大笑，正欲“起”走己虫时，却见那小虫陡然回头，冲入大虫身下，一口咬住大将军腿根处。甲某惊呼未尽，大虫腿已断矣。甲某大叫一声，伸手从盆中抓起小虫，丢入口中，利牙一挫，小虫立成齑粉，继而将粉末狠唾于地，踏脚狠搓，恨恨曰：“看谁咬得过谁？！”

原载 1997 年 10 月 8 日《北京晚报》

《变脸》与“变脸”

“变脸”是川剧的绝活儿，也是中国戏曲里的绝活儿。巴山秀才魏明伦将这一绝活儿敷演成一个故事，编成一部电影，由“北京人艺”的“一绝”、著名老演员朱旭主演，片名就叫《变脸》。两绝合一绝，影片在国际上获奖，在国内也受到观众的好评。《变脸》写了一代川剧变脸王的命运，写他在苦苦寻觅传人传授川剧变脸绝技的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变化，也写了旧中国那个大背景下的一个普通艺人的悲惨遭际。变脸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可您仔细地想一想，这堪称中国一绝的川剧“变脸”，恐怕还不仅仅是技艺上的。

当年鲁迅先生有句话：“一阔脸就变”，说的是旧时的世态炎凉，也是对那些人格不高、人品不好、随各种利益或政治风向而变脸的人的讽刺。而今看来，先生的这话似乎还未过时。最易懂的注脚即是那些发了些财的款爷们另觅新欢、离却原配的事儿了。既是“新欢”，当然是既年轻又漂亮喽——这是说那有了俩钱儿的。再一种是“一名脸就变”，拍了几部电影、演了几部电视剧、唱了几首歌儿五六儿的，出了名儿，成了“腕儿”，也便找不着北了，于是也“变脸”。还有就是“一升（升官）脸就变”

的；“一出（出国）脸就变”的；“一求（有人相求）脸就变”的；“一利（利益）脸就变”的；“一装（家里装修）脸就变”的；甚至于今儿穿了身好衣裳、抽上盒好烟、蹭了段轿车，那脸上的感觉就较着往常不大一样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反正是这么说吧，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人们的面孔“变”得更厉害。早先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恐怕是几分钟。我曾亲耳听过一位同志打电话，几个打给不同人的电话就变换了几副面孔、几副声调，对上司一副奴才相，极尽阿谀；对下属一副主子相，颐指气使……其脸面变化之快，幅度之大，令我吃惊的同时也使我深感造物主之伟大——原来人的表情、语言竟能如此的丰富！真真地目不暇接、跟不上趟儿！如此看来，鲁老先生的话非但不过时，反而应当更改一字，叫做“‘没’阔脸就变”了。

常听老人说“人心不古”，其实“变脸”之道古已有之。刘邦变脸未央宫杀死韩信；黄天霸变脸出卖结义弟兄。马前泼水，崔氏变脸于前，朱买臣变脸于后。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割袍断义者有之，反目为仇者有之，恩将仇报者有之，因奸害命者有之。“文革”当中听说过一句谚语：“看驴脸比看人脸好”——驴脸虽不好看，却总是一副样子。现在呢？

我总想：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变脸”仅仅是川剧中的绝活儿吗？不尽然。恐怕是我国民之绝活儿吧？！

在祝川剧绝活儿“变脸”艺术长青的同时，更愿人们之间少些变脸。

原载 1997 年 5 月 10 日《文艺报》

我家原有一条狗

我家原有一条狗，这程子为了它，全家人闹意见，大人叫，孩子哭，打架拌嘴逗咳嗽，弄得是人烦狗跳，四邻不安！闹了归其，还是送走了事。

去年，上个朋友家串门儿，人家新弄来条小狗，像只小猫那么大，毛茸茸的黄白两色毛儿，一双特黑特黑的大眼睛，跟粘着块黑塑料似的小鼻子，潮乎乎凉丝丝儿的，人一叫它，它就把它的头一歪，瞪着俩眼瞧着你，那样子甭提多逗了！得，这可好，女儿一瞧，登时就粘上啦！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临到晚上10点多了，还是不想回家。啧啧啧！这可怎么办呢？朋友一瞧这模样儿，说什么呀？！“你给闺女抱走得。”我能说什么？“得！我先玩儿两天，等她过了这新鲜劲儿，就给您送回来。”于是这狗就到了我家。

俗话说：狗通人性。还真是那么回事！没过几天，这小东西跟全家人都混得倍儿熟，就连我这从小讨厌养这养那的人，也禁不住每天下班“奔奔儿，奔奔儿”地叫。这时，这小东西就立起后腿，两只前爪儿合在一起给你“作揖”，那小样儿，真叫你忘了世间的一切烦恼，忍俊不禁地前仰后合起来。看来这狗是送不回去了——养着吧，就当是个活玩意儿！眼下这独生子女

也闷得慌,有这么个小东西,省了她满世界瞎跑去。

甬说,自打养了这条狗,家里边平添了许许多多的乐儿:大人不吵了,孩子不吵着上哪哪儿玩去了。每天晚饭之后,全家人围着这条狗,看它耍,逗它疯,“哈哈”的笑声不绝于耳。就连那平时要倒的剩饭也都有了去处。最让我高兴的是,女儿从此对有关狗的知识特感兴趣,于是我给她讲狗跟人类的关系,讲朝鲜民族的民间传说“猫和狗的故事”,告诉她老百姓说的“猫是奸臣,狗是忠臣”的谚语,讲《林海雪原》里姜青山和他那条狗,讲我插队时养的“黑虎”怎样因1969年边境战备而惨死,讲巴甫洛夫怎样用狗完成他的“条件反射”的实验,当然,我也跟她讲日寇的大狼狗怎样咬中国人,讲鲁迅先生的“痛打落水狗”精神,讲那些没有骨头的汉奸癞皮狗,讲《赵氏孤儿》里屠岸贾的那只凶猛的藏獒……女儿有些不明白地问:“那狗到底是好是坏呀?”我说:“跟着好人就好,跟着坏人就坏!”

终于,还是决定把它送人!女儿,包括妻子一块儿跟我闹起来,从决定送走到送走的那天以至以后的日子里,我家里就没有一天消停过!我只有检讨:“爸爸无能,爸爸挣不来大钱,爸爸以后再给你弄条名犬,爸爸要遵守国家法律……”女儿哭着问:“为什么不限制养猫?猫不是奸臣吗?”我只有苦笑。

妻和女儿都去给狗送行了,我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放谢添主演的《老人与狗》,不知是谢添的演技还是那条狗哀伤的眼神儿,我这个看电影从不落泪的人竟流下几滴泪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邻居家养的那只猫,变成了一只大老虎……

女人永远缺件衣

每逢换季的时候，太太就要嚷着买衣服了，这几乎成了这几年的惯例。心情好的时候就陪她遛遛商场，心情不好或是正忙着什么的时候，就忽然想起说：“你去年不是买过一件什么什么样儿的吗？”如果这种争论再继续下去的话，就会拉开衣柜，指着一柜的衣裳：“瞧！已经这么多了！”

可是不行，任你怎么说，她还是缺一件。唉，真没辙。

于是便到处逛商场，遛小摊儿，出来进去，挑来挑去，试来试去，自然那价儿也是讨来讨去。嗨！那叫一个烦！好容易买了吧，到家以后的那通折腾也不善。商店里怎么试的，回来试得只有更甚。要是碰到这件衣裳本不那么十分的满意，心里头“二乎”，你再说句有点儿不给劲儿的话——得！人家一准儿拿回去换去！要不就是退喽！您说说，累不累？！

闲下的时候我就寻思这事儿。后来我一留心，一打听，一这么仔细地观察——您猜怎么着？敢情我那些个哥们儿的太太们以及太太的姐妹们，全这模样儿！

噢……我似乎明白了，可还是有点儿不大了然。直至我瞧了安徽一位女作家，同时也是我的熟人——王丽萍写的一篇小文《衣裳》以后，才觉“豁然开朗”！她写道：“从来没有哪一样

东西能如此长久地吸引女人的目光并牢牢地牵引着她。女人对衣裳的迷恋和追求很大程度地表现了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喜新厌旧’。”

“喜新厌旧”这个词向来不是男人们的专利吗？不是社会对那些负心汉的谴责吗？——幸亏她是个女作家。

“喜新厌旧”是女人的天性，其实，我想这又何尝不是包括男人在内的所有的“人”的天性呢？！也许正由于了这天性，人类才发展，才进步，才逐渐走到文明中来。不是有句老话“物惟求新”吗？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喜新厌旧”成了一个坏词。也可能，此词只能用于物而不能用于人？

自然，女人跟女人也不尽相同。有永远缺件衣裳的，也有永远缺化妆品的，还有缺汽车、缺洋房、缺钱、缺名、缺利的，更有永远缺爱情的……自然，就有缺温饱的！

——人哪，缺啥想啥；想啥缺啥！可有一样儿：得到的不珍惜，珍惜的又得不到！

原载 1995 年 9 月 22 日《光明日报·家庭周刊》